

布林肯訪華在即 盤點今年影響美中關係重大事件

華盛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於6月18日前往北京訪問,他不僅是美中關係近年來進入全面激烈競爭後訪問中國的最高層級的美國官員,而且也標誌著拜登政府堅持為競爭激烈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加裝護欄和設立底線而維持兩國高層溝通渠道暢通所作努力的重要進展。

下面我們來看今年發生的影響美中關係發展的大事記:
高空偵察氣球事件

由於拜登總統去年11月利用在印尼巴厘島參加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間隙,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他人主白宮後兩人首次面對面的高峰會,美中關係在今年年初曾經一度出現改善的跡象。中國政府因美國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而取消和暫停與美方交流互動的禁令得以解除,雙方商定布林肯國務卿於二月訪問北京。

然而,就在2月份的第一天,美國國防部發佈消息說在美國領空發現一只中國高空偵察氣球,從阿拉斯加飛臨美國西北領空,並繼續向東南飛行,途徑有美國部署戰略導彈的軍事基地,引起美國輿論和政壇一片嘩然。北京隨即解釋說,進入美國領空的氣球是中國的一艘民用無人飛艇,因偏離預定航線而誤入美國境內,並對此表示遺憾。不過此時傷害已經造成,布林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不得不宣佈推遲對中國的訪問,而美國軍方在氣球飛越幾乎整個美國大陸之後最後選擇在南卡州外海上空將其擊落。

氣球事件使困難重重的中美關係雪上加霜,而氣球被擊落也激起北京的憤怒。中方指控美方小題大做,反應過度,隨後便對美方有關重新安排布林肯訪華的呼聲不理不睬。北京聲稱,美方不能一邊損害中國利益,一邊呼籲進行高層對話。

耶倫和雷蒙多希望訪華無著落

中方除了拒絕重新安排布林肯訪華之外,對其他美國高層官員訪華也表現得興趣缺缺。白宮於3月20日表示,美方希望今年內安排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和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因為美中競爭雖然激烈,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仍然密切,因此仍然有很多重要的議題需要雙方財經首長進行直接的溝通與討論。中方雖然承認兩國經貿部門保持對話十分重要,也對耶倫和雷蒙多訪華持開放態度,但是雙方至今尚未談妥耶倫和雷蒙多訪華的行程。

不過根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四月中旬,美國商務部長中國問題

高級顧問伊麗莎白·伊考諾米等多名美國商務部的高級別官員曾訪問上海與北京,一方面維持與中方經貿官員的溝通,另一方面也可能為雷蒙多今年晚些時候訪華鋪路。

不過五月下旬,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前來美國底特律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部長級會議期間,曾經專程前往華盛頓與雷蒙多舉行了雙邊會晤。王文濤還在底特律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舉行了對話。雖然雙方在會談中的立場南轅北轍,但是雙方能坐到一起本身就顯示,美中雙方對經貿官員的對話都持開放態度。

“工作層級溝通”並未停止

包括布林肯國務卿在內的美中高層溝通一波三折,常常因突發事件受到衝擊甚至中斷,但美中工作層級的官方溝通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除了上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中國問題高級顧問伊考諾米4月中旬外,早在今年2月就有傳言說,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曾訪華,試圖安排布林肯訪華。在最終確定布林肯將於本月18日訪華後,康達又於本月4日前往北京,再次為布林肯打前站。

除了康達外,美國國務院新成立的“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負責人、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華自強(Rick Waters)3月下旬曾經非常低調地前往香港、上海和北京訪問。他在訪問期間一方面與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官員舉行了會晤,另一方面則密集會晤學術界和商界人士。《南華早報》曾經就華自強的中國之行發表報道說,他的訪問是美中“工作層級溝通”的一部分。

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台灣總統蔡英文今年三月底四月初在往返台灣的邦交國危地馬拉和伯利茲的途中,分別過境美國紐約和洛杉磯,並與美國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等議員舉行會晤,這次所謂“過境風波”也在美中關係以及兩岸關係中掀起新的波瀾。

蔡英文過境紐約期間,華盛頓著名智庫哈德

遜研究所專門在紐約舉辦一場大型活動,向蔡英文頒贈年度“全球領導力獎”,並為蔡英文提供了演講的講臺。雖然歷任台灣民選總統都曾先後在美國過境,但是蔡英文過境美國還是引起北京的強烈不滿。不過蔡英文結束對危地馬拉和伯利茲的訪問回程過境洛杉磯時與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等兩院兩黨議員舉行面對面的會晤,更使中國當局感到憤怒。

蔡英文返回台灣一天之後,中國解放軍又一次在臺灣周邊海空域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中國首艘國產“山東號”航母及其艦載機,還在台灣以東海域參與了對台軍事演習。

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麥卡錫議長以及解放軍隨後的大規模演習不僅在美中關係中增添了新的摩擦,更是升高了台灣海峽及其附近海空域的緊張局勢。

美中五月中高層互動密集

儘管美中關係因為氣球事件和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麥卡錫議長等事端導致分歧進一步擴大,美中雙方的互動與高層交往卻迅速頻繁起來。

5月8日,中國新任外長秦剛上任半年後首度在北京會晤美國駐北京大使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5月10日至11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維也納舉行了連續兩天、時長10個小時的會談,就美中關係的各方面深入交換意見。5月底,又傳出曾經擔任過美國國務卿的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密訪北京的消息。

與此同時,拜登總統五月下旬在日本廣島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時預言,美中關係“應該很快可以解凍”。5月23日,中國新任駐美大使謝鋒抵美履新,填補已經空缺半年多的中國駐美最高外交官的職位。

不過在5月份美中高層密集交往溝通的同時,雙方的摩擦仍然沒有停止。美國分別於4月和5月宣佈制裁涉及中國-墨西哥販運芬太尼毒品網絡的中國企業和個人以及涉及迫害維吾爾族人的打印機製造商納思達公司及其子公司;

而中國則宣佈禁止在中國境內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採購美國半導體芯片巨頭美光公司的產品。

美中軍事高層對話仍無望恢復

儘管美中政治和經貿對話都已逐漸恢復與開放,連布林肯國務卿都將啟程前往北京訪問,但是美中兩軍高層之間仍陷於緊張對峙的僵局中。

美軍印太司令部5月30日公佈的一段視頻顯示,美軍一架RC-135偵察機5月26日在南中國海國際空域進行“自由航行”之時,遭到中國軍方一架殲-16戰機“不專業”的攔截。殲-16戰機突然加速飛到美軍偵察機的機頭部位,以尾流湍流干擾和影響美機的飛行,造成美機機體的劇烈震動。

此事發生不到一個星期,美國海軍“鍾雲號”驅逐艦與加拿大皇家海軍一艘軍艦在台灣海峽進行例行性“自由航行”時,中國海軍052D級蘇州號驅逐艦從鍾雲號左舷突然加速超過鍾雲號艦首之後突然橫切攔住鍾雲號的去路,兩艦當時相距不到140米,險些釀成碰撞事故。

為了防止此類意外事件引發誤解談判甚至擦槍走火,美方一直建議兩國包括國防部長在內的軍方高層進行對話協商,但是一直遭到中方的婉拒。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在出席今年六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論壇期間,曾建議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與他在會議間隙舉行雙邊會晤,但是再次被中方的婉拒。

李尚福在新加坡政府為論壇舉行的開幕酒會上曾經與奧斯汀握手寒暄,但是雙方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對話。中方一位官員曾對媒體表示,在美方解除對李尚福的制裁之前,他不會與美國國防部長舉行會晤。李尚福在擔任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期間,曾於2018年因為採購俄羅斯戰機和導彈而遭到美方的制裁。

分析家們認為,布林肯國務卿即將訪華,而美中高層不斷增加接觸似乎預示雙邊關係的某種緩和,但是由於雙方在許多重大國際和雙邊關係問題上分歧很大,布林肯訪華能為雙邊關係改善發揮多大作用目前還很難說。

有專家指出,美方處理美中關係,希望將問題劃塊,在利益重疊的方塊內進行合作,在分歧嚴重的方塊內加裝護欄和底線,防止事態失控。但是中方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則希望做交易,比如希望美方減少對台灣的支持,以換取中方在其他問題上與美國配合。由於雙方的做法和想法差異太大,要達成實質性妥協十分困難。

中美高層近期為何密集互動?

共同探索相處之道的積極勢頭,導致中美關係陷入新的低谷。

然而,對美國而言,這不僅沒有為其帶來任何實在的利益,還因為不專業且完全錯誤的處理方式飽受國內外批評。在這期間,由於台海局勢的緊張升級,美方更加切實感受到兩國發生軍事對抗乃至衝突的巨大風險。而去年8月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台給兩國關係帶來的震蕩餘波還在,兩國花費了很大力氣才重回對話軌道,拜登政府非常清楚突發事件可能帶來的巨大衝擊,必須尋找機會穩定對華關係。

換言之,美方尚未做好脫軌翻車的軍事和外交準備,而長時期缺乏接觸對話只會加劇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如何在努力“競贏”中國的同時避免兩國競爭對抗滑向不可控的深淵,成為拜登政府內部正在激烈辯論的重大課題。這一辯論的前景尚不明朗,但至少從目前看,拜登政府認為雙方需要通過恢復接觸對話認真討論實質性問題、澄清相互戰略意圖、避免摩擦升級失控。

二是今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高潮迭起,中美戰略平衡正向中方加速傾斜。2023年以來,隨著中國優化調整防疫政策,中外交往有序恢復,中國外交按下“加速鍵”,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步入“快車道”。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接待亞洲、歐洲、拉美、非洲等諸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訪華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元首外交新高潮。中方還發佈《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兩份重要文件,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係,為推動解決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作出重要貢獻,展示中國的大國責任、擔當和風範,得到各國的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

與此同時,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中方堅決開展對美鬥爭,針對美方錯誤言行進行有力回擊,並持續向國際社會揭露美國的霸權霸道霸權行徑,做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作,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對此,美方日益感受到兩國戰略互動的天平在向中國傾斜,其曾經聲稱的“通過實力地位與中國打交道”的嘗試未能達到預期。

三是美國對華政策正在進行反思和調整。面對中國大國外交的新氣象新局面,美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開始反思其對華政策是否需要調整。過去兩年來,美國在對華事務上頻繁製造新詞,近來更鼓吹所謂“投資、協同、競爭”的對華策

略,誓言要千方百計在關涉未來十年國運的競爭中勝出。為此,美方精心編織“民主對抗威權”的冷戰意識形態敘事,試圖通過構建全球民主聯盟與對華精準遏壓相結合的方式,實現其“競贏”中國的目的。

但這一策略並未取得預期效果。一方面,在拜登政府延續對華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等做法的情況下,2022年中美貿易額再創新高,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兩國經貿關係不僅沒有實現所謂“脫鉤”,反而綁得更緊。同時,2023年中國經濟的企穩回陸態勢受到世界矚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紛紛上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寄望於中國帶領世界經濟走出疫情陰影。國際社會普遍期待中美管控好經貿分歧,攜手為各國帶來更大發展

機遇。

面對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國內高通脹及銀行系統危機等事件的衝擊,焦頭爛額的拜登政府更需要在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和雙邊經貿關係等問題上與中方加強溝通對話。近來,耶倫、雷蒙多及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等人多次釋放希望儘快訪華的信息,更表明相關議題在美國對華議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或許更棘手的一點是,面對來勢洶洶的新一屆國會尤其是共和黨主導下的眾議院,拜登政府也擔心其對華政策被國會反華勢力綁住手脚,進而影響在烏克蘭危機、氣候變化、朝核及伊核等全球和地區性問題上與中方合作的實際需要。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聯盟制華”的策略,正在美國盟友和夥伴中引發越來越大的反彈和抵觸情緒。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來說,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並不符合本國的最佳利益,追隨美國搞對華打壓更將破壞對華關係,擾亂全球和地區秩序,貽害深重。美國不斷構建各種針對中國的小多邊聯盟網絡,本身就是給其盟友夥伴出難題,是將“美國優先”置於“盟友優先”之上,自然不可能獲得廣泛擁護。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4月訪華後公開表示,歐洲必須堅持戰略自主,避免成為美國的“附庸”,並在台灣問題上避免捲入中美之間的對抗。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近日提到,馬來西亞願和中國友好相處,但“美國到處和人講:請對抗中國,請施壓中國,制裁中國”。這些言論不同程度反映了歐洲和亞太國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態度,美國對此心知肚明。美國國安會“印太戰略”主管米拉·拉普-胡珀近期就承認,美國尋求與中國進

行建設性對話是“管理同盟關係的一個重要工具”,美國希望給盟友和其他親密夥伴一些“喘息空間”,以便讓這些國家能夠同中國進行建設性的接觸。

中美高層互動的增加,當然有助於兩國關係止跌企穩。但需要先對此輪互動的性質進行界定,確定當前兩國關係是否發生了基礎性的變化。應該說,近一個多月來兩國關係的變化,首先是針對年初以來長時間不正常狀態的糾偏,是基於各自國內外環境而作出的合理選擇。從目前看,其主要成果在於對話渠道的逐步恢復,尚未就兩國關係的相處原則或功能性議題取得突破性共識。因此,針對雙方此輪互動的預期應首先停留在為兩國關係止損降溫的層面上,不宜注入過多積極預期。更需保持清醒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間存在的重大矛盾分歧,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化解。換句話說,增加高層交往只是起點,而非終局。

從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角度看,未來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或許更多。從人事上看,外媒將此輪美國對華姿態變化解讀為拜登政府內部對華“接觸派”的功勞,認為常務副國務卿、主管對華事務的最高外交官捨曼在“無人飛艇”事件後推動中美關係軟着陆上做了不少工作。而分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兼“中國屋”負責人華自強在3月就低調訪華聽取中方社會各界聲音,實現兩國工作層的面對面交往,這些是美國對華政策中相對理性、溫和的力量。但近期捨曼和華自強先後宣佈將在6月底退休和卸任,似乎預示著這股力量在新一年對華政策班子調整中遭到削弱,而對華強硬的聲音仍然強大,這給中美關係帶來的並非積極穩定信號。

從結構上說,中美兩國仍存在結構性矛盾和迴異的國際秩序觀,仍在一系列雙邊議題上存在顯著分歧。從可預期的未來看,這些問題不會容易得到解決,而更可能以競爭性乃至對抗性的形式呈現和被放大。早在2022年底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拜登政府就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未來十年最為強大的競爭對手,這一定位不會因為短期風波而有其動搖。在經貿及供應鏈問題上,美方近期降低了“脫鉤”的調門,轉而接受歐洲提出的“去風險化”論調,但這不過是玩文字遊戲罷了。正如新加坡副總理黃循財所言,“去風險化”存在操作上的問題,如果執行過度,最終只會是更加碎片化和“脫鉤”的全球經濟。

從行為上看,美方“說一套做一套”的行為模式沒有改變,仍夥同七國集團盟友發佈前所未有的涉華聲明,大肆指責中國搞“經濟脅迫”,還計劃出台限制美國企業對華高科技投資的行政令。在台灣問題上,美方也未有放棄操弄炒作的跡象,其在兩國元首會晤中做出的涉台承諾,在國會不斷蠶食和破壞下面臨淪為一紙空談的風險。

總之,在美國沒有端正對華認知,改變對華競爭打壓政策的情況下,中美關係或許可以通過溝通接觸實現一定程度的緩和,但要推動兩國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仍然需要美方相向而行,需要中美雙方做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作者:張騰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我是中國人民的代表,為了捍衛中國利益而來,這是我神聖的職責。我是中國人民的使者,為了增進中美交流合作而來,這是我重要使命。”5月23日,中國新任駐美大使謝鋒抵達紐約後發表上述講話。

近段時間以來,“交流”“接觸”“溝通”重新成為中美關係的高頻詞,國際社會對兩國關係回暖的期待有所上昇。

2022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在巴厘島會晤並達成重要共識,為推動中美關係標準航向、重回正軌創造了來之不易的積極勢頭,不少分析人士認為中美關係將因此迎來轉圜改善的機會窗口。然而,此後美方的一系列錯誤言行導致兩國高層交往陷入停滯,雙邊關係再結寒冰。

進入4月後,美國開始降低對華調門,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等官員先後表達希望與中方對話溝通的意願,並試圖通過不尋求對華“脫鉤”、不尋求兩國衝突等表態釋放緩和信號。隨後的4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受20位駐華大使遞交國書,其中包括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儘管這並非一對一的會見,但時值中美關係的困難時期,同樣引發外界關注。

到了5月,中美高層交往逐步恢復,互動頻次明顯上昇。5月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北京會見伯恩斯,指出當務之急是穩定中美關係、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間出現意外。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同沙利文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晤,雙方就推動中美關係排除障礙、止跌企穩進行了坦誠、深入、實質性、建設性的討論。11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應約會見伯恩斯,就中美經貿關係和各自關注的經貿議題交換意見。2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日本廣島參加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對媒體放風稱,與中國的關係將“很快”得到改善,並稱“氣球事件”是愚蠢的。23日,新一任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抵美履新,並在25日向美國國務院禮賓司司長吉福德遞交國書副本以及會見美國副國務卿紐蘭,雙方會談氣氛良好。25日至26日,王文濤在赴美參加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期間,先後會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與貿易代表戴琪,中方新聞通稿稱與前者的會談“坦誠、專業、建設性”,與後者的會談“坦誠、務實、深入”,美方也做出了類似積極的評價。

從上述交往情況看,在經歷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事件後,中美雙方正通過重啟新一輪高層互動,為兩國關係逐步“解凍”創造有利條件。

當前,中美關係遭遇嚴重困難,面臨嚴峻挑戰,始作俑者在於美國。解鈴還須系鈴人,美方需要首先採取措施為兩國緊張關係止損降溫,這也是落實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重要共識的應有之義。觀察中美此輪互動,大約出於幾方面原因:

一是美方認識到兩國恢復接觸、管控風險的重要性。“無人飛艇”事件發生後,拜登政府出於國內政治需要進行大肆炒作,不僅單方面推遲布林肯原定訪華計劃,中斷兩國高層交往,還採取用導彈擊落業已離境的飛艇這種極具政治表演性質的行為,嚴重破壞了兩國落實元首共識、



新聞來源:美國之音